

热眼观世

# 赶会

□孙南邨

古会在农历二月初一。赶会在村里是件大事，这一天学校放半天假，生产队若没有紧急的事情可以歇工。一年内，集体公休除了过年那几天之外，也就仅有这一日，可见那时当地人对赶会重视程度之高。在我年少的时候，一是盼年节，再就是盼赶会。

我老家在乡下，村子不小，公社化时期分为东西南三个大队。村里有“戴帽”学校，有合作社（供销社）门市部，有早有“赤脚医生”卫生室的诊所；有油坊、豆腐坊，有木匠、铁炉、泥水匠，有鲁家裁缝、王氏修鞋匠、张氏扎糊匠，有理发兼吹喇叭的郭家鼓乐班子……最值得一说的是，村里还有一个一年一次的古会。这古会正如一幅乡村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人多货全，非常热闹。

古会在农历二月初一。赶会在村里是件大事，这一天学校放半天假，生产队若没有紧急的事情可以歇工。一年内，集体公休除了过年那几天之外，也就仅有这一日，可见那时当地人对赶会重视程度之高。在我年少的时候，一是盼年节，再就是盼赶会。

会，就在村里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上。赶会前一天上午，“木料市”“布匹市”“玩具市”“缸瓦市”“铁货市”等，已有热心办会的人用红纸写后贴在各自位置的墙上或树上；木料市在会的最边头，便于出入；牲畜市及说唱、玩把戏的场地在低洼宽阔之处，既容得人多，又利于疏散。下午卖羊肉汤、丸子汤的人开始用土坯支锅框子，摆摊的人开始划线占窝子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村外路上凡快速往村里走的人，不用说十有八九是来赶会的。

赶会、赶集，贵在赶早，来时大人小孩都是大步快走。

童年时跟着大人赶会，最大的心思是买玩具，首先要去的地方是玩具市。那时儿童的玩具多是赶会买来，家家有小孩，小孩爱玩具，卖玩具的地方也最是热闹。摆摊的玩具大多出自乡村能工巧匠之手，用料就地取材，制作简易，形态稚朴：木制刀剑、哗啦棒槌，竹制喇叭、带响推车，泥塑娃娃、鸡、狗、哨子，纸扎花朵、风车、老鼠……卖家不住地倒换着手里的样品，边邀呼、边玩弄，引得小孩子们不愿意离开，缠着家长非买一两样不可。带孩子来赶会的家长，哪有不疼爱孩子的？然而，身上的钱自己心里有数，钱多的人买贵的，钱少的人买贱的，总要给孩子买个高兴回去。在各类玩具中，泥塑玩具品种最多，最便宜的是一吹就响的小鸟哨子，二分钱一个，要价最高的是彩绘圆脸微笑的大娃娃，少于八毛钱不卖。一次赶会卖不出几个的大娃娃摆在货摊最里边，顾客不说定不买，别想拿到手里看看，卖家唯恐你把它弄脏了。

我五六岁时，有一次赶会，母亲在我不住地央求下，给我买了一个大泥娃娃，把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——拿在手里怕摔了，摆放一会想拿着。第二天

天刚亮，我就睡不着了，自己穿上棉衣下床，因屋门上边的插板太高不能开，便坐在堂屋当门里，利用门缝的光线笑抚泥娃娃。时过几十年后，每听到邓丽君演唱《泥娃娃》，都会引起我的这段回忆，或口唱、或心随：泥娃娃，泥娃娃，一个泥娃娃！

赶会老少云集之处莫过于饮食市，各个摊位集中在会的中心位置，紧靠学校的北大门，场地比较宽敞。村里十天四个集，饮食买卖就在这里。只是集是早集，赶集的人不能耽误生产队干活，要快买快走，因而人少货不全。赶会就不同了，不但近处四邻八乡的人往会上涌，方圆几十里以外的产品、饮食也往会上聚集。羊肉汤、丸子汤、酥菜汤、粥、糝饭、辣汤缸、豆沫缸、咸糊粥缸、油条、馓子、烧饼、馍馍、缸贴、火烧、花生、瓜子、栗子、米团子、毛芋头、冰糖葫芦，猪肉煮成柿黄色，烧鸡鸭子勾着头，狗肉幌子吐着牙，香气四溢，人声嘈杂。我赶会最常喝的是价格低廉的大锅丸子汤，又香又辣，泡个烧饼，真是解馋。

赶会是农家添置物品的最佳选择之时，会上摆摊出售的多是家庭、农用产品：锥子、顶针、梳子、篦子、杈子、扫帚、扬场锨、碌碡棒子、赶牛鞭、镰刀、杈头、抓钩子，遮阳挡雨的席片子，拾粪用的粪扒子，

你有所需，他有所供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买卖成交，皆大欢喜。扎篦子、补簸箕、编篮子的，卖老鼠药、鸡眼膏、祛痞子水的，套圈的、耍大刀的，也都各有其地。不被明白人喜见的算命、测字的人也来赶会摆摊，可是会上这“市”那“市”，连“青菜市”都有，就是没有给他们留有公开的场地，他们也就自想办法，在靠近会的胡同角落摆个“算命”“看手相”的小纸牌，伸着头来回瞅人，坐待愿者上钩。

赶会有买的，有卖的，有不买不卖赶热闹会的，还有专门来听书、听唱的。那时会上已没有大戏演出，却有说书的、唱瞎腔的、说武老二的、说大鼓的，各有听众。老家村里民风淳朴，办会人允许要饭的、叫街的、打花相子的人赶会，就是不准“宰口”说唱的人在村里摆地摊。说唱者来到此地也就不敢撒野。听众男女皆有，多是老人和孩子，面向说唱者席地而坐。我少年时赶会走一遭之后，总到这里听听说唱再回家吃午饭。为了吸引听众，说唱者各有手段，故作惊人之语，呱呱板子上上下下左右摇摆着打，大鼓使劲“咚”“咚”地敲，梨花板“叮当”“叮当”不住地响，胡琴拉出“天也不早啦，人也不少啦，都别吱声啦”的话语音，说唱约半小时，故事恰到惊险之处，便是“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。说唱者自言“歇歇喘喘抽袋烟”，其

搭档的伙计便弓着腰、举着小盆或帽子开始收钱。收钱面对的是成年人，少则二分，多则不限，道声“谢”字，其实给钱最多的人也只是分几次给一毛钱。因有言在先“有钱的帮钱场，没钱的帮人场”，对不给钱的人也不出恶语，下次收钱时小盆或帽子又举到他面前。对三次不给钱还想继续听下去的人，说唱的人就亲自对他一鞠躬、再鞠躬，或者紧敲慢拉手中的器具就是不说唱，故意让观众着急，直到那人要么离开，要么掏出钱来才作罢。

赶会的人在夕阳西下之时渐渐散去，只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没有走开，因为二月初一的夜间天气还很冷，他们要等卖汤饮的人揭锅而去，剩下的大锅锅子不很热时，蹲在里面取暖过夜。有的家长教育孩子常说：若不好好上学，将来一事无成，说不定就是那“蹲锅子”的料。第二天早晨，我们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，看到他们还在锅框子里蹲着呢。

我们村离县城较近，赶会又是在仲春时节，这个会不算很大。较大的古会多是在离城较远的大乡镇驻地，时间在麦收前或在春节前，人们此时急需购买的物品多，交易量也大，这样的古会才最为有名。

我已多年没到老家赶会了。听村里人说，现在城乡货物买卖都很方便，古会已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。

春，始于梅开。雪冰再大，岂能大过期待与内心。

立春时，雪冰还像与主子有了感情的家奴似的，赶也赶不走。挨到雨水，乍寒乍暖的东风摩挲着大地，经冬未消的雪冰，想必也知道节气变化了，开始由青白渐变为乳白，通体便没有了往日的硬气。太阳从山峦中升起来，那乳白的冰面又被东风吹拂得起了蜂窝，投在冰面的阳光，便也跟着起了蜂窝，好像阳光在冰面撒起高粱粒了。再后来，太阳升得高了，橘红变成了浅红，雪冰的颜色又一层层地淡下去，成了乳白的了。连着几天，太阳的威力增大，雪冰开始崩溃了，裂出掌纹，瘫解成零落的几块，缕缕的细水，自然淌到了泥土里头。这之后，很有点春的气象了——那门被春悄悄推开个缝儿，蹑手蹑脚进去，给解睡的荠菜换上了绿衣，给麦苗、油菜聊赠了一枝春。

惊雷一响，春汛的鸣哨声，不知不觉增高了一温酥酥的东南风，凉滋滋的雨丝，暖融融的煦阳，把一垛垛开启新生命的能量勤勉地播种进大地。某一天，泥土腾雾了，陇塘起波痕了，山溪的浪花一边绽放一边哗啦啦摔碎了。又某一天，寒气更远了，泥皮乍纹了，柳芽明亮了，草根活泛了，迎春、樱、玉兰、杏、桃枝头萌蕾了。鸟儿们不这样矜持，黄鹂觅食归来，立在一根柳条中段，不停展示美妙歌喉；燕子拖儿携女在老屋木梁上修葺窝、竟奏新声。此时，寒气这一去也不是不回头，逢到寒夜冷月，它又来了，不过来得不神威大发，而是太怯懦不成样子了，感觉上，早已放弃了还妄想做着冬的巢穴的想法。

春分是马良的神笔，那笔头，在古宣纸上点墨为籽，三涂两抹，再来回一勾，就是缠缠绕绕的春姿——先是一片或几片，飘出几缕岚迹，并不显眼，却在滢滢氤氲，才发现，那是因地制宜对某个位置和方向的选择，草籽、草根、柳眉、樱蕾、玉兰的“毛笔头”，杏、桃的骨朵，率先盈盈地绿起来、绽起来。接下来，偶来的凉气熬不住了，拔脚就走。这之后，那笔再蘸饱色，笔锋一偏一滚再回锋一带，就是一颗颗旺旺的小草和一朵朵含笑的鲜花。稍愣，啾啾一声，将含笑笑成盈笑，一首明丽的歌便从这里唱到山峦，从山峦唱到平原，唱到湖泊，唱入篱落，唱入小鸭的蹒跚，整个世界都沉浸在春的浅绿和花丛里。

“正是清明连谷雨”，至此，它们如一颗颗爆竹，噼啪啾啾地引爆了春天——浅绿、深绿、鹅绿、灰绿、紫绿，各种的绿色，大笑着，绿到山川，绿到平原，绿到湖泊，绿到天边，绿到天边的外头去，想想看过的大海，这才明白了什么叫做“春深似海”。也会感觉春不是依节气而来的，而是靠着自身顽强的抗争，逐一战胜桎梏，心无旁骛地苦熬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么旺的春，是一针一针地绣出来的。

至于笑靥迎人的花，那是绿的凝华，瓣瓣皆是佳句，朵朵都是佳篇。美，交给蝴蝶去诵；香，交给蜜蜂去酿。

意境景观，姑娘们最先知道这个，照例早早地就穿好中意的新装，迎上前，跟花儿们竞争一下。驾牛耕地的爷爷，油亮的羊皮大袄早已脱下，擦净晾好叠压在床头了。荆野菜、拽榆钱、钩槐花……吃一吃春鲜似乎成了风尚。天天都有高高兴兴来了，又高高兴兴走开，满头是汗的孩子、家长——大点的学生，收了风筝，吹着用柳条拧的喇叭，一路上昂咕咕地响。学龄前的顽童无须说了，有的指向云中，扶着大雁的细影繁声，追问路旁那枝碎雪哪日开；有的躺上草地打滚，姥姥拍打着衣上的青草尖慈爱地说，瞎能，快跟着春天长天个大个儿吧；或者，荡完秋千喝了他妈给他带的温水嚷嚷着摘花，妈妈说了，春留着，没看够，过段时间还要吃大樱桃呢。

春在一心一意拔节。我在一心一意等春。

## 三月，我们去植树

（诗歌两首）

□李惠艳

### 走进植树节

日子从三月的田垄上开始  
三月从一排排植下的树开始  
在阳光下感受日子的温馨  
在绿树成荫中感受生活的希望

地球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 
树是地球上拔节生长的风景  
我们在地球上  
品读画卷也看风景

生活是一首无韵的歌谣  
绿色是永恒的主题  
给地球种下一片树林  
环境就多一分绿荫  
给心灵种下一片遐想  
生活就多一分收获……

### 点燃三月

推开三月的门窗  
温柔的春风如期而至  
诗意的天空  
吹来一腔细细的雨丝  
仿佛一种青春的诉说  
辗转于思念诠释的河畔

一叶孤舟独自离去  
把最初的故事  
留在梦幻的风景中  
让一些返璞归真的嫩绿  
在颤动的枝头隐隐作痛  
让乡村的背景  
再次承受一种守望

是谁踮起眺望的脚尖  
让年轻的跋涉  
穿梭于黄昏与黎明之间  
母亲早已准备好的行囊  
还留着爱的体温  
为何不见生命的遥想  
点燃生命的希望

## 植树节



油菜花开 张成林 摄

生活况味

## 春来荠美忽忘归

□钱续坤

不像油菜那么耐寒，不似芦蒿那么内敛，这紧贴大地的春天使者，只需绵绵的一场喜雨滋润，便悄无声息地在田间地头 and 溪边河畔积攒起绿意来。

比惊蛰的那声响雷要早，比春笋探出脑袋要快，在垄亩之间，荠菜是最能感知地气氤氲的植物之一。不像油菜那么耐寒，不似芦蒿那么内敛，这紧贴大地的春天使者，只需绵绵的一场喜雨滋润，便悄无声息地在田间地头 and 溪边河畔积攒起绿意来。

她们娇小的身躯、羞赧的面容，在料峭的风里显然很难独领风骚，可是她们随意的姿态、倔强的性格，有如大胆泼辣的村姑，稍一露面便在春天的版图上占据报眼的位置，并且顽皮地向周边的姐妹打趣道：“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报眼是版面的灵魂，这个位置非我莫属哟！”

其实荠菜非常理性也特别知趣，她们知道，春天的头版头条要么是金灿灿的油菜，要么是绿油油的小麦，要么是红艳艳的桃花。她们抢先一步占据了报眼，就是准备以一项顶羽状的绿伞，敦促所有的生命都律动起来，召唤所有的梦想都蔚然起来。

而她们自身当然率先垂范，一株株从刚刚苏醒的泥土里钻将出来，彼此打量几眼之后，便不服输赢似的张扬着生命的筋脉，甚或只消一个夜间，便抖落一片片清新自然的水灵，便簇生一丛丛绿紫相间的生机；同时她们的心里也在暗暗窃喜：过了两天，就会有一双双纤细纤手前来或采或挖或铲了……

荠菜与地面可谓亲密接触，单用手采的方式比较费劲，除非身边没有携带铁铲等工具，这样才不得已而为之。一般情况下，村姑少女会像当代

著名作家张洁那样快乐地挖，挖起来的荠菜叶嫩根肥，鲜润香口，堪称野菜中的上品，苏轼称其“天然之珍，虽小甘于五味，而有味外之美”。但是父老乡亲在食用时由来已久就陷入一种误区，以为荠菜的根茎没有多大营养价值，所以往往采取“铲”的方式进行——将右手握住的铁铲紧贴地面，手腕稍稍用劲，轻轻往前一推，那鲜肥嫩绿的荠菜在左手的提溜下，便如翻飞的绿色蝴蝶，轻盈地落到了圆底的竹篮里。

由于铲起的荠菜几乎不留根部，故而清洗时相对方便许多；不过对于饕餮的食客来说，那缺少根部的荠菜毕竟少了一丝淡淡的苦味——其实，这淡淡的苦味恰恰就是生命的本味与人生的真味呀！

荠菜的生存之道是顺其自然，随遇而安，田埂上，道路旁，草丛中，沟渠边，到处都能见到她们的身影，如果从审美的角度来考量，尽管有五分清珑，七分婀娜，但是依然素面朝天，不施粉黛，算不上春天里的绝佳佳人。麦田里的荠菜就迥然不同了，她们不仅身材高挑，肤色绿莹，而且温婉娉婷，含蓄雅致，与簇拥的麦苗浑然一体，盎然一片，必须躬下身仔细辨别才会有所收获。这种寻她梦里千百度的乐趣，实际上就是荠菜赋予人们辛勤劳作的生活之美；尤其是三五村姑在麦田里忙碌穿梭的优美身影，给予人的视觉享受更是巧夺天工，赏心悦目。

民谚云：“吃了荠菜，百蔬不

鲜。”《素食说略》称：“荠菜为野蕨上品，煮粥作齋，特为清永，以油炒之，颇清腴。”言下之意，荠菜在早春时节不愧为百姓人家的“座上嘉宾”，其做法与她们耿直率真的性格非常契合，或凉拌，或素炒，或做馅，或烧汤，无论哪种都惬意爽口，别有滋味。

孩提时候，家境十分拮据，素炒的荠菜不仅可以大快朵颐，而且能够填饱肚皮；及至进城，生活有所改善，油炸的春卷是脍炙人口，百吃不厌；步入中年，饮食讲究清淡，将荠菜小心地剁碎，与豆腐一起烧汤，那青白相间的匠心独运，仿佛一件佳构妙制的艺术珍品，让你欲尝不忍，欲罢又不能。既然布衣百姓如此，文人墨客甚然，宋代的苏轼留有诗云：“时绕麦田求野荠，强为僧舍煮山羹。”清代的郑板桥这样赞叹：“三春荠菜饶有味，九熟樱桃最有名。”生平嗜好素食的陆游更是对荠菜喜爱有加，他在《食荠》诗中写道：“日日思归饱蕨薇，春来荠美忽忘归。”诗人对食荠颇得其法：“小著盐醯助滋味，微加姜桂发精神。”并且留下了“荠糝芳甘妙绝伦，嚼来恍若在峨眉。蓴羹下豉知难敌，牛乳酥酪亦未珍”的咏荠佳句。

“打了春，赤脚奔，挑荠菜，拔荠菜……”耳熟能详的童谣又在耳畔悠然响起，恋乡情结浓郁的我不可能会迟疑，到田野中去赴一场美好的约会，看荠菜的绿意铺展春天的地毯，让荠菜的清香唤醒沉睡的味蕾……

生活热情

春在拔节

□丁兆如

睡的荠菜换上了绿衣，给麦苗、油菜聊赠了一枝春。那门被春悄悄推开个缝儿，蹑手蹑脚进去，给新

榴周·文学